



弟子箴言卷五

益陽胡達源清甫

篤倫紀

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皆本於天理之自然也。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弟子箴言

卷五

篤倫紀

一

論語垂教萬世。開口提一學字。指示入道之門。進德之要。學莫切於爲人。爲人莫先於孝弟。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弟子一章。曰。謹信。曰。親愛。而以孝弟爲先。卽子夏文學之科。必從賢親君友上切實用功。倫紀旣修。萬事舉矣。倫紀有乖。百行隳矣。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能上下相親。此夫子示人以事君之道也。夫進

思盡己之忠。退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之不愛君也。有善則順成之。有惡則匡正之。無一事之不愛君也。臣忠愛以親其君。君誠信以親其臣。上下相親。同心同德。此唐虞三代之隆也。

欲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恐其君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與孔子盡忠補過之言。同一忠愛懇切之意。竊謂經傳所稱

弟子箴言

卷五

篤倫紀

二

事君之道備矣。要莫切於此言。學者深思。事君以忠之義。務致引君當道之誠。庶乎其要矣。

食毛踐土。皆君恩也。鼓腹以樂。其天獻曝以申其愛。使小民皆知此義。則有良民斷無亂民。抱關擊柝。皆君事也。盡心以共其位。竭力以守其官。使小臣皆知此義。則有稱職斷無廢職。

孝經言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孝備矣。而士之孝

則曰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孝。則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學者其知所從事焉。

事親者。色難。故禮曰下氣怡聲。婉容愉色。盡孝者。養志。故禮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孝莫大於守身。守身莫要於敬事。一事不敬。小則辱親。大則禍親。敢不敬乎。

菽水承歡。不必三牲之奉。養椎牛致祭。不如雞

弟子箴言

卷五

篤倫紀

三

黍之親嘗。故孝子愛日。

愛敬之情。父母爲重。世有愛妻子而薄父母者。有厚朋友而慢父母者。悖逆之心。不可問矣。

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四者人情之所不免也。然因妻子而孝衰。則尤爲人倫之害。故必慎終如始。

父母之恩。天地覆載之恩也。不孝父母。則是天

不覆地不載之人。罪孰大焉。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

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羅仲素曰。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了翁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夫仁人孝子之心。惟盡事親之道。不見父母之非耳。舜處頑父嚚母。做弟之間。積誠以通之。且

弟子箴言

卷五

篤倫紀

四

能諧和感化。顧吾所以事親者。未若舜耳。無不可事之親也。無不可事之親。乃可以爲人。乃可以爲子。

王祥性孝。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開。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王覽祥異母弟也。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

抱持。朱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嗚呼。祥覽兄弟。孝友。吾無間然矣。嘗考祥年八十有五。覽年七十有三。福祿合終。門施行馬。其子孫貴顯。數百年。豈非孝友純篤。善氣所積哉。

唐崔瑄昆弟子孫最盛。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

弟子箴言

卷五

篤倫紀

五

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日櫛緹笄。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強。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嗚呼。婦事舅姑。子事父母。其理一也。然而爲婦者。往往難之。唐夫人盡愛盡養。至以乳哺其姑。可謂孝矣。而其姑遂以子孫孝敬許之。其食報也。宜哉。

先民有言。父母有事。譬如少生兄弟一人。父母

分財。譬如多生兄弟一人。此古今之至論也。嘉慶甲子元旦。家大人以此示教。迄今道光甲午。又三十年。大人與伯父叔父。皆已年近八十。邕邕秩秩。五代同堂。蓋其所由來。非偶然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其立說最近。且指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其言更屬平易無難。抑思外面只見得徐行後長。裏面有多少。謙恭友愛。由徐行而充之。則可以弟子箴言。

卷五 篤倫紀

六

爲悌弟。可以爲孝子。可以爲堯舜。亦爲之而已矣。

愛敬者良知良能也。有父母而後有兄弟。父母之愛。兄弟之敬。同體同氣。天性自然。故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

常棣八章。反覆曲盡。死喪之戚。兄弟懷之。急難之事。兄弟救之。外侮之來。兄弟禦之。平安之後。兄弟豈不如友生乎。籩豆之陳。兄弟豈不當燕樂乎。熟思而深味之。友愛之心。自油然而

而生矣。

鬻鬻之年。其兄弟相愛者。天性未漓也。婚姻之後。其兄弟多隙者。婦言有間也。惟不能以婦言間其天性。並以大義開示。婦人則所全者多矣。

妻子好合。兄弟既翕。此是家庭和氣。則父母安樂。福祿聿臻矣。夫妻反目。兄弟鬩牆。此是家庭戾氣。則父母憂愁。灾禍隨至矣。感應之機。捷如影響。

弟子箴言

卷五

篤倫紀

七

曰兄弟天倫之序也。有壘箠之應焉。有手足之愛焉。曰長幼年齒之序也。有鴈行之節焉。有肩隨之禮焉。親疏自有差等。而恭敬可以類推。

曾祖映塘公性行敦篤。人無間言。誘掖後進。孳孳不倦。每日將孝子悌弟嘉言善行。以素紙楷書。計五百字爲準。分給子弟。使知觀感。蓋數十年未嘗以寒暑輟也。里中有某姓者。少無狀。因公教督。遂爲孝友。屬纊之日。指牀頭。

一篋曰吾非此不有今日。啟視則皆公所書。嘉言善行也。其子孫至今寶之。

漢薛包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或破其產。輒復賑給。吾每稱薛包友愛推讓。分財者未嘗不爲之感動。且有能賑其兄弟之貧乏者。顧考薛包被逐於父母。弟子箴言。

卷五 篤倫紀

八

日夜號泣不忍去。不得已廬於舍外。又廬於里門。然且晨昏不廢。父母慙而還之。可謂孝矣。未有孝而不友者也。

隋吏部尚書牛宏弟弼好酒而酗。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曰。叔射殺牛。宏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夫以弟之酗酒殺牛。可謂異矣。將責其弟乎。則視牛太重。將許其弟乎。則於理亦乖。除却作脯二字。別無開消。雖

其妻再告亦姑聽之亦姑知之云爾謹錄之  
以爲薄兄弟而聽婦言者敬焉

唐英公李勣其姊病親爲煮粥火焚其鬚曰豈  
爲無人耶顧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煮  
粥復可得乎宋司馬溫公其兄伯康年將八  
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問  
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  
乎夫桑榆景迫年力日衰友愛之情老而彌  
篤揆之人情大抵然也顧世所傳如英公溫  
弟子箴言

卷五

篤倫紀

九

公者蓋不罕觀豈非愛敬之心尙多有未盡  
者乎

宋王文正公旦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祠  
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  
文正自外人見酒流滿地不可行並無一言  
但攝衣步入其後弟感悟爲善終亦不言夫  
家廟所以奉先也百壺之酒所以將敬也無  
故而擊破之至酒流滿地殊堪駭人文正乃  
寂然若無所見者嗚呼此弟之所以感悟爲

善與

昏禮。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醮子曰。勗帥以敬。父母之送女曰。勉之敬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所以著生民之始。萬福之原也。匡衡曰。情欲之

弟子箴言

卷五

篤倫紀

十

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此言爲得其本矣。

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女正則家道正矣。然成家之道。要在正身。上九以剛居上。曰。孚則以誠爲本。曰。威則以嚴爲用。大象曰。言有物。行有恒。言反身之道。探本之論也。

嗃嗃者。嚴厲之象。然人心敬畏。內外整齊。猶爲家之福也。嘻嘻者。佚樂之象。然法度已廢。綱紀日淆。豈非家之羞乎。與其情勝乎義。不若

義勝乎情。故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正字。是居家第一義。

夫婦有別。居室則限其出入。言語則嚴其內外。禮法常謹。瀆慢不生。消匪僻於未形。而身範以正。靖愛憎於不覺。而家範以端。故聖人於好合之中。特示一別字。其旨深矣。

嫡妾者。閨內之大閑也。嫡能逮下。則爲仁之用。妾能敬上。則爲義之正。以湯情長其驕志。以私昵瀆其大防。夫之過也。非家之福也。

弟子箴言 卷五 篤倫紀

十一

牝雞司晨。惟家之索。自古以來。家之衰也。莫不由於梱內。其興也。莫不起乎室人。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古人所由嚴爲之防也。猶憶祖考襟江公棄世。伯父玉峯公總理家政。命廷源大書守家法。不聽婦人言八字。懸於座右。四十餘年。內外無間。蓋以此也。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

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旣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甲。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吾嘗嘆鮑宣能修德守約。少君能惟命是從。夫不易其操。婦克成其志。賢矣哉。乃少君之父。獨以清苦擇婿。亦豈世俗之見乎。惜其名不傳也。

後漢李充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

弟子箴言

卷五

篤倫紀

十一

妻竊謂充曰。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夫以充之賢。其妻固當敬畏。私財分異之說。不敢形諸詬誶。而竊以相語。使充申大義以責之。其妻未必不轉私爲公也。然而充揆之熟矣。責之必且詬。

諄乃奮發。果斷毅然。數其罪而出之。直截了當。嗚呼。彼婦言是聽。離間天親者。聞李充之風。亦可以知愧矣。

宋張忠定公詠知益州。李順黨恩有殺牛避罪而逃者。公許其首身。拘其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日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尙猶顧望。就市斬之。此可爲私妻子薄父母者戒矣。

弟子箴言

卷五

篤倫紀

三

學而一篇凡十六章而言師友者凡七見。樂乎朋信乎友者。我之孚於友也。曰親仁曰無友不如己者。曰因不失其親。曰就有道而正焉。則品行之淺深在人而應求之去取在己。交接之所擇不苟。而言行之所益無窮。故聖人於此尤諄諄焉。

直諒多聞益友也。便辟善柔便佞損友也。孔子之言童而習之矣。然而友之者類相反。何也。非不知益友之益。而藥石之加苦不相入。非

不知損友之損。而脂韋之習。樂與相親。惟交友者。不取乎脂韋。而取乎藥石。則互感交摩。有益無損。未有不同。歸於君子者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有款曲懇到之意。則其情自孚。有詳勉告戒之辭。則其言易入。故曰朋友切切偲偲。

忠告善道。如以爲可。則吾言不虛。如其不可。則吾心已盡。數而見疏。徒自辱耳。不可則止。朋友之大義也。

弟子箴言

卷五

篤倫紀

古

輔我之善者。益友也。飾我之善者。非諛友乎。攻我之惡者。直友也。成我之惡者。非損友乎。樂受其諛。則爲善。無進境樂受其損。則爲惡。無止境。

我自是。必以順我者爲好友。我自傲。必以敬我者爲良朋。抑知好友在前。我無獨是之理。良朋在側。我無長傲之時。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有所挾者。勢利之見重。道德之助輕。人有此見。吾肯與之。

友乎。吾有此見。人肯與之友乎。

飲食之禮。所以致其歡樂。要必留其有餘。過求焉。則餘者罄矣。饋遺之禮。所以致其忠誠。不可令其難繼。多取焉。則繼者窮矣。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曰相親與。得效最速。夫友以氣合者。卽以忿怒而離友。以義合者。終以恭敬而浹善相勸。過相規。其效可勝言耶。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

其子弟。亦世世講之。前輩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主及嘗爲舊任考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此舉僚友舊誼。慨想古昔之厚。以維未俗之偷。豈得謂古道之必不可復

哉。

弟子箴言

卷五

篤倫紀

五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公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葬。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公曰。何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嗚呼。文正輕財好施。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若堯夫麥舟之與父子。濟美賢矣哉。

弟子箴言

卷五

篤倫紀

六

呂榮公名希哲。申國正獻公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招焦先生伯強。教諸子。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不與之。

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呂榮公張夫人待制諱昱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常居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

弟子箴言

卷五 篤倫紀

七

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銅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兒女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吾觀呂榮公德行卓著。張夫人闡範聿彰。未嘗不流達慨慕想。見其爲人。抑思庭幃師友。所以訓迪成就之者。至嚴乎。故父母之愛其子女。未有不教而成者也。

楊文公家訓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日記故事。不拘今

古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嗚呼。自堯舜敬敷五教以來。庠序學校。莫不以明倫爲重。顧考放勳之教。匡直輔翼。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此教之所以成。而倫之所以明也。

男林翼校字

弟子箴言

卷五

篤倫紀

六

弟子箴言卷六

益陽胡達源清甫

睦族鄰

周禮教法始於六鄉。孝友睦婣任恤。謂之六行。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而睦婣任恤。則統於族鄰而言之也。州長每歲四讀法。黨正七讀法。族師則十四讀法。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其於六行。與六德六藝並考之。且書以勸之。所以爲三年賓興之本也。故其時人才衆多。風俗淳厚。蓋教法之所由漸摩者久矣。

弟子箴言

卷六

睦族鄰

一

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寶。居雖異而輯睦若一家。人雖衆而和合若一心。司徒教之。則相爲仁讓焉。司馬用之。則相爲憂患焉。此周公建太平之基也。比閭族黨之法。雖已不行。而所謂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寶。

者要須識得此意。

九族睦則根本不搖。積而至於萬族。天下之勢於以固焉。四鄰睦則比戶可封。積而至於萬鄰。天下之衆於以萃焉。此中聚散離合之故全賴此一睦字以聯之。

合族之人。雖在疏遠。飲食贍之。教誨成之。祖宗之心也。同里之人。卽屬卑賤。禮意接之。恩惠周之。父老之願也。此心此願。吾輩豈可一日忘之。

弟子箴言

卷六

睦族鄰

二

望衡對宇。聚族而居。擇鄰而處。或爲伯叔兄弟之親。或係朋友婚姻之好。情親義篤。何等鄭重。何等關切。乃或以園疏牲畜。或以僮僕語言。因小忿而致大嫌。口角不已。遂成爭訟。皆由不知反己。專在責人。試轉一念。見得自己的見識。小客氣。多便覺冰消雪釋。了無一事矣。

易曰。飲食必有訟。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以此知飲食宴樂。不可不盡其情。不可不盡其

禮。

鄉里之人心皆屬善良。卽有愚而無知者。出言或有差錯。行事或有乖謬。實出於無知。非由於有意。以理諭之。以情通之。明白開導。必將曉然不復錯矣。故愚者之愚。成於智者之智。尤成於智者與人爲善之心。

稼穡艱難。不可不知。祖父躬耕。而子孫鄙薄者。其家必敗。家道中落。而子孫督耕者。其家必興。耕者衣食之本。經營衣食。卽得衣食。理固然也。

弟子箴言

卷六

睦族鄰

三

衣食。義興。先王之政。莫切於此。故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教之所關重矣。哉。族有讀書之人。禮義興於一族。鄰有讀書之人。禮義興於四鄰。蓋血氣之暴戾。性情之貪鄙。惟詩書可以化之。上下之定分。名節之大閑。惟詩書可以明之。故教之所全者大也。

尊師取友。最爲要著。嘗見族鄰中。致敬盡禮於

先生長者。其子弟品行學問。必卓然可觀。或以子弟聰明。無須就學。長其驕惰。蕩其性。天鮮不流於邪僻者。語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其所入者。異也。卽其所化者。異也。

古者鄉舉里選。故教化先於鄉黨。人才亦出於鄉黨。此法旣廢。而修德者怠矣。顧士君子立心制行。始於屋漏。著於鄉黨。發揮於朝廷。建白於天下。無可苟且之地。豈以選舉旣廢。遂怠忽不修乎。且一鄉一邑。採風者未嘗不以人才爲重。而諄諄諮詢者也。

子孫之昌熾。祖宗之厚德也。所言寬厚。所行忠厚。留得子孫多少餘地。培得子孫多少福基。後人存心刻薄。自謂占得便宜。却已將祖宗厚德。消去揆之天理。人心未有不立見衰微者也。

月旦鄉評。古人最重。操履篤實。爲善於鄉者。進

諸君子之林。所以示勸也。行止奇邪爲惡於鄉者。黜諸小人之列。所以示懲也。人果自愛。顧畏鄉評。則進於君子者多矣。資富而此蔭其族鄰。我雖不言。天地知之。倚勢而欺壓其族鄰。人雖相忍。鬼神怒之。至于鬼神之怒。而殃咎不可逃矣。近在其身。遠在子孫。豈或爽哉。

廉恥二字。鄉里之大防也。田禾數穗。園菜一把。我之所失者甚小。數穗爲偷。一把爲竊。人之

弟子箴言

卷六

睦族鄰

五

所失者甚大。君子於此當爲他養其廉恥。上藉下以供其賦。下藉上以安其居。此定分也。惟正之供。早自輸。將急公踴躍。吏胥不擾。雞犬無驚。官司旣免於催科。比閭並安於富庶。太平之福。惟良民能自享之。

游惰之人。四民之蠹也。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蠹之小者。誘人賭博。誘人淫蕩。是則蠹之大者。奇邪之人。四民之賊也。以經募米。以符斂錢。賊之小者。陷人左道。陷人叛黨。是則賊之大

者。

人心險刻。作事卽多陰惡。勿謂鄉愚不識小人。人心正大。作事卽皆光明。勿謂鄉愚不知君子。

輕重上爭一分。長短中爭一寸。貿易之見也。欠一分只少一分。欠一寸只少一寸。寬厚之心也。此分寸中。却有多少生意。故曰與肩挑貿易。勿占便宜。

借貸交財。與者濟其急用。還者復其前言。此有

弟子箴言

卷六

睦族鄰

六

無相通之義。若剝以重利。則與者之過也。有意騙取。則又借者之過也。往往逼迫太甚。事變迭生。出於意外。利重者義輕。必然之事也。故君子慎之。

近鄰田產。與我阡陌相連。或以間隔而不買。情也。我實在力量不及。亦情也。若實處有餘。乃故作吞吐。措勒價值。不能濟人之急。又將利人之危於心。安乎。諺云。貴買莊田。子孫承受。此至言也。

佃戶者。鄰里耕作之人也。出勤苦耘耔之力。爲  
饗飧朝夕之謀。每逢樂歲。多收則喜。或逢凶  
歲。歉收則憂。憂喜之來。爲家口計也。多一斗  
則多一日之食。多一石則多數日之食。田租  
自有定數。可以歉收而減。斷不可以多收而  
加。

賭博之事。流品混雜。奸盜萌蘖。其間大則破家  
亡身。小則耗財傷體。無一好處。惟當一刀兩  
段。不可稍有游移。人誘之不動。激之不動。勤  
之不動。卓然自立。肯受破家亡身之慘乎。肯  
受耗財傷體之累乎。切莫道偶爾遊戲。須知  
是陷我妖魔。

鄰里有憤。或決其田塍。或牽其耕牛。逞一時之  
強。作無窮之惡。何也。決塍者必傷其稼。牽牛  
者必傷其牛。與物何仇。而怒人以相及乎。且  
壞稼與牛。穡事尙復有望乎。此等不法之事。  
爲害不淺。賢父老當嚴禁之。良有司當重懲  
之。

私宰耕牛農家之大害也耕作水田全憑牛力  
秋風春雨骨瘁筋勞須知箸下之餐芬芳可  
食皆是喘餘之汗點滴而成欲報其功宜周  
以恤乃有惰游之輩每生殘忍之心私宰既  
多盜風更甚宰者以湯鍋獲利盜者以湯鍋  
消贓比匪朋奸害將何極吾鄉有鑒於此請  
示邑侯申明禁約建立耕樂堂於泉交河市  
諸父老歲時會集告誡嚴明農有耕耘之樂  
牛無齧齧之傷益族鄰之善舉也

弟子箴言

卷六 睦族鄰

八

儺古禮也所以驅厲氣也方相氏掌之季冬謂  
之大儺庶民皆得行之論語所謂鄉人儺也  
後世踵事而增遂變爲魚龍燈火雜沓喧譁  
並演艷曲淫詞連宵達旦流蕩無節煩費不  
貲人心日卽於荒淫風俗遂因以奢靡豈復  
古禮之遺意哉吾鄉每歲正月父老令子弟  
作獅子奮迅搏擊其狀甚猛震之以金鼓佐  
之以爆竹蓋取驅逐疫厲之意每到一家主  
人待以茶依次遍及各村過元宵卽止此於

大儺古禮。尙有合者。

辛卯冬十一月。達源由貴州督學在滿還京。請假歸省。除夕至家。壬辰正月八日。致祭宗祠。家大人書示祖考襟江公宗族約言。條目有八。命達源推衍其義。以告族中子弟。俾知所警焉。

一祭祀宜恪也。族有祠祭。有墓祭。春秋霜露之感。所以申孝敬之心者。此也。簋豆備矣。牲體具矣。如聞如見。全憑一點誠敬之意。冥漠感

弟子箴言

卷六

睦族鄰

九

通若徒以文貌承之。雖祭猶未祭也。甚或應當承祭。推卸不來。尤非鄭重祀典。衆共懲之。以昭炯戒。

一祠墓當省也。神靈之所依在祠。體魄之所安在墓。祖宗不可見。惟於祠墓間。若或見之。可不慎乎。棟宇偶壞。墻垣有損。宜及時補葺。倘任意延緩。所費更大。擇老成謹慎者。看守祠宇。灑掃潔淨。不得令婦人居住。市中貨物。亦不許堆積。墓地之稍遠者。當留意培護。隨時

修築恐有樹根籬洞。侵害墳塋。且或有盜賣盜葬。尤當同心同力。以復舊界。我等視人之祖墓。不忍侵害。人豈獨於我之祖墓而忍侵害乎。

一譜牒宜修也。合族之道。譜牒最重。世系以明。尊卑以定。親疏以聯。不可忽也。每歲各房將某人所添男女。年月日時。並其名字。另簽註明某人名下。於春秋祭祀。帶至宗祠。當衆查閱。共有夭折者。撤其簽。俟重修譜牒時。各房彙齊。照此再謄稿本。易於編輯。倘有以假混真。紊亂宗支者。衆共禁之。

一教規宜肅也。齊家之道。本於修身。大學傳中。特指一辟字。以示儆。朱子所謂偏之爲害。家之所以不齊也。身已修矣。孝弟慈既備於已。卽行於家。自然子弟皆知勸勉。不敢干犯教訓。倘有不孝不弟不慈及賭博等事。衆共教之。教之不改。卽當祖宗之前。嚴加懲戒。女子閨門嚴肅。言不出梱。行不踰闕。所以示別也。

卽或儲耕採桑。親操井臼。必須男女有別。不可混雜。至於誦經拜佛。入寺燒香。及遊戲諸事。世俗以爲無碍。實卽闡範之大防也。宜嚴諭禁之。

一名分宜正也。同族之人。兄弟叔姪。名分較然。故拜揖必恭。言語必遜。坐次必謹。行步必讓。禮不可廢。心乃相安。此尊卑長幼一定之序也。又如嫡妾之分。倫紀攸關。斷不可以情昵之私。致乖綱常之大。

弟子箴言

卷六

睦族鄰

十一

一愛敬宜周也。名分最尊者。有尊尊之禮焉。名分卑而年齒長者。有老老之禮焉。分齒皆卑而德行出衆者。有賢賢之禮焉。或扶持保護。或親炙景仰。此致敬之道也。至於幼弱孤特。受制於人。賤削欺凌。不能自主。則維持而安全之。鰥寡疾病。衣食窘迫。則周卹而養育之。仁心所發。義氣所生。當救則救。可爲則爲。不求人知。不望人報。吾盡吾心而已。此致愛之道也。若乃義田義倉。義學義塚。古之人有行

之者。敦本睦族之士。尤當留意焉。

一守望宜嚴也。同鄉共井。有鄰人以為之助。尤貴有族衆以為之輔。何者。禦侮之事。親族為先。所謂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也。平居議定。同心防範。互為應援。一旦匪徒竊發。四路阻截。斷不能易為出入。與其失事之後。告官辦理。不若未事之先。合族豫防。

一邪慝宜禁也。天下只有常理。日用只有常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人所共由之。

弟子箴言

卷六

睦族鄉

三

道也。至中至正。易知易能。舍此並無可行之事。可與之人。可學之道。何也。周公孔子萬世之師也。五經四書。萬世不易之理也。吾輩只當學此。餘皆異端。左道。乃有邪術惑衆。託為禍福利害。以聳動人心。甚至巫女尼姑。相婆卜婦。入戶穿房。多方引誘。且有姦盜出於其中。釀成大害。此在婦女見識。易為所引。惟有男子見理明處。事決杜其往來。勿與交接。庶可守其常經。不致陷於邪慝矣。

吾家世居里仁橋二百年矣。達源自幼及冠。周旋鄉黨之間。習聞父老之訓。竊喜風俗淳厚。人心善良。筮仕以來。與父老曠別。今幸假歸。暢申洽比。敦龐誼古。允懷廉讓之鄉。恭敬情深。彌眷梓桑之里。謹書美俗。以示來茲。

一曰勤以修業。士農工商。各有其業。黃卷青燈。士不勤則無以成學。稔雲鋤雨。農不勤則無以力耕。卽在工商。或作或輟。悠悠忽忽。畢竟一無所成。吾鄰里士農工商。皆專心致志。不

弟子箴言

卷六

睦族鄰

三

敢怠惰。因循。故事事都有成效。

一曰儉以裕財。衣服飲食。宮室婚嫁。不可不用。

斷不可不節。奢侈之端。皆起於貧富相耀。富

者競尙繁華。彼此爭勝。不過令世俗之人道

一箇好看。曾未數年而已。典田破產。悔之何

及。貧者辦事。宜稱家之有無。乃復與富者相

較。速之饑寒。尤爲可慮。吾鄰里質樸古風。數

十年來。尙如昔日。敬告比閭。量入爲出。慎。茲

儉德。以杜奢淫。庶幾蓋藏有餘。而無虞。其不

足矣。

一曰讓以息爭。鄉愚之見。大抵一錢必爭。點水不讓。非其性獨然也。有讓一錢者。則爭錢者愧矣。有讓點水者。則爭水者慙矣。吾鄉里人心退讓。未嘗以小故紛爭。或萬不得已。因事致訟。則父老必爲之多方講息。委曲排解。與其以財賄餌吏胥。不若修橋補路。與其以光陰爭客氣。不若讀書種田。故讓者人心息爭之道也。

弟子箴言

卷六

睦族鄰

齒

一曰禮以正俗。鄉鄰之間。狃於習見。以爲鄙野。不可繩以禮教。故有尊里長幼。不知其序者矣。冠昏喪祭。不知所守者矣。不知其序。則將干犯名義。無所不敢。不知所守。則將踰越規矩。無所不爲。其俗尙可問乎。吾鄰里父老。皆以朱子小學家禮諸書。訓其子弟。俾有遵循。蓋彬彬然有禮意焉。

一曰仁以恤衆。鰥寡孤獨。仁政之所先也。况在同里共井。見聞尤切者乎。饑易爲食。粗糲可

以充饑寒易爲衣。做絮可以蓋體。卽求醫貸藥。疾痛固屬相關。助襯施山。葬埋尤爲至要。吾鄰里父老。同懷惻隱。念切濟施。有保愛周恤之心。無焚獨顛連之狀。不誠爲善於鄉者乎。

一曰慎以防奸。保甲之法。官司之所設也。互相查緝。不敢隱漏。奸僞無所容。盜賊因以息。可謂法良意美。然而奉行不實。徒屬虛文。官司之究察。不如同甲之稽查矣。吾鄰里皆土著。

弟子箴言

卷六

睦族鄰

五

土食舊德。農服先疇。族戚相保。朋友相信。無一可疑之人。卽有外籍新來。必細審其履歷。又有認識保人。方准留住。以本甲爲親爲友之衆。察本甲非親非友之人。斷不致有奸匪藏匿其間。道不拾遺。外戶不閉。豈不可復見於今日乎。

范文正公語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

獨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故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嘗買姑蘇近郭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羣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又公自政府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錄親戚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吾觀公所以待宗族鄰里者。肫肫然有愛敬惻隱之心。此其天性敦篤。德意充周。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

彭澤王孟箕先生講宗約會規。每月兩會。所講

書如易家人詩國風大學修身齊家孝經小

學。並將國家律法及孝順事實太上感應篇

善惡果報之類。每會講幾條。蓋講之以經書

典故。使知各當如此。惕之以法律報應。使之

弟子箴言

卷六

睦族鄰

六

盜不得。不如此。庶幾知所趨避。此亦肫肫然睦族之深意也。夫族之睦。由於人之善。能感動其善心。興起其善行。未有不同歸親睦者也。則會講之益。豈小補哉。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實。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

弟子箴言

卷六

睦族鄰

七

老父遺劔於路。行道一人守之。至暮老父還。等得劔。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途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如此。夫彥方之賢。至使人聞而生感。望而生愧。其因以改過遷善。豈獨一盜牛者哉。乃盜牛者。且甘受刑戮之罰。而唯恐彥方之知。則盛德感孚。亦復何所不至乎。願吾鄉諸君子。皆以彥方爲法焉。

不愚

藍田呂氏兄弟四人。大中大防大約大臨。從學伊川橫渠兩先生。德行道藝萃於一門。爲鄉人所敬信。嘗爲鄉約四條。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會集之日。互相勸勉。推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夫其相勸也。敦善行而不怠。其相規也。救過失於未成。其相交也。慶弔贈遺。則情文之備。弟子箴言

卷六

睦族鄰

六

至其相恤也。守望疾病。則憂患之皆同。如是而百姓有不親睦者乎。

男林翼校字

弟子箴言卷七

益陽胡達源清甫

親君子

易之道。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陰陽之消長。卽君子小人之進退也。小往大來。上下交爲泰。大往小來。上下不交爲否。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君子之拔而進也。否之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君子之拔而退也。然則保泰休否。君子之所關繫。豈不重哉。且不獨世

弟子箴言

卷七

親君子

一

之否泰然也。卽如學者一身之所成就。日與君子處。則進於高。明日與小人處。則流於汗下。有君子而又有小人間之。則高明者或至障隔。有小人而又有君子匡之。則汗下者必有轉機。君子之裨益於吾身者如此。其切也。天地不能有陽而無陰。人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亦貴乎善擇焉而已。

易六十四卦。大象之辭。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類。稱君子者。凡五十三卦。蓋君子觀

一象玩一占。各取其義而法之。期歸於至善之道耳。在易象爲天理。在君子爲人事。盡人事合天理。則君子之道著焉。前之君子。體易義以成君子之德。後之君子。讀易象而知君子之修。日用間無非易。日用間無非學。卽日用間無非君子也。

易中都是貞吉。不會有不貞吉。都是利貞。不會說利不貞。如占得乾卦。固是大亨。下則云利貞。蓋正則利。不正則不利。至理之權輿。聖人

弟子箴言

卷七 觀君子

二

之至教。寓其間矣。大率是爲君子設。非小人所得竊取而用。學者能識得一貞字。有正固之理。存正固之心。行正固之事。此君子所以無不吉也。無不利也。

有好問願學之心。斯信從者篤。故曰童蒙求我。有專一向道之志。斯啟發者真。故曰初筮告。說命言置諸左右。又曰朝夕納誨。君子常接於左右。則無匪僻邪慝之害。而學日嚴。納誨無間於朝夕。則有長善救惡之資。而德日進。高

宗思道已精見道已明尙且如此况在學者安可不以君子自輔耶

忠言逆耳利於過良藥苦口利於病君子匡救之言猶醫者猛烈之藥也我能聽之則過者可以自新而悔者可以免咎故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舅氏湯栗里先生乾隆丙午科以習詩經中式主司賞其經義博通吾幼時嘗聽講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

弟子箴言

卷七 親君子

三

平之基矣此蓋小序之說所謂基者如興道致治建功樹業以內則柱石乎王朝而邦畿鞏固以外則屏藩乎四國而侯服奠安基本既立邦家有光父母共戴矣然所以致此者蓋必有其本也一則曰德音不已再則曰德音是茂有其德而後治功懋有其德而後福壽臻是雖爲君子贊美之辭而實本君子感召之理非偶然也講畢顧謂達源曰這君子

在人領取

又一日講切磋琢磨瑟僂赫喧喟然嘆曰武公是學問中人。列國中罕見此鍛鍊工夫。有斐君子。衛人所爲賦淇澳也。且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見於雄雉之詩。何孔門克己之功。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豈非先王學問道德之遺澤。獨存於衛哉。百爾君子。可以興矣。

密於內者。無間可息。無隙可乘。心之所以如結也。形於外者。容止有常。冠服有章。儀之所以

弟子箴言

卷七 親君子

四

不忮也。賴其表正之功。願其年壽之久。淑人君子。鴈鳩之託興。豈偶然哉。

吾於木瓜。見報德之隆焉。桃李雖薄。而不敢以爲薄。瑤玖雖厚。而非敢以爲厚。吾於緇衣。見好賢之至焉。改造改作。旣始終之無間。適館授粲。復前後之不渝。故三復木瓜。可以風世之薄道。往來而較量於錙銖者。三復緇衣。可以風世之不承權輿而供億之寢薄者。

弟子汎愛衆而又必親仁。此仁者是渾厚篤實。

平正慈祥。從衆中看出。自然不同。此親字。是常與居遊。時共講習。以愛衆較之。彌更親切。蓋在少年。習於放逸。敬憚之餘。或至疎遠。故以親仁爲難。親近既久。如霧露中行。雖未濕衣。却已漸漸沾潤。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張子曰。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按張子以感格君心之道。

弟子箴言

卷七 親君子

五

用爲感乎朋友之心。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其挽維補救之功。受益甚大。蓋君子之心。自處以正。未有不願人之同歸於正者也。何殊於君友哉。

在上者知人。則平治天下之道也。在下者知人。則保安身家之道也。君子小人之分。可不早辨哉。然而未易辨也。且卽其性情之發於外者。觀之曰剛直曰平正曰虛公曰謙恭曰敬慎曰誠實曰特立曰持重曰韜晦曰寬厚慈。

良曰責己必嚴。曰嗜欲必淡。曰好惡有常。曰見其遠大。曰隱惡揚善。君子之道。雖不盡乎此。而卽此可以得其概矣。小人反是。曰柔佞。曰偏僻。曰徇私。曰驕慢。曰恣肆。曰險詐。曰附和。曰輕捷。曰表暴。曰苛刻殘忍。曰律人必甚。曰勢利必熱。曰喜怒無定。曰狃於近小。曰妬賢嫉能。小人之道。雖不盡乎此。亦卽此可以得其概矣。

其道德無所不包。其經濟無所不備。可經可權。

弟子箴言

卷七

親君子

六

可常可變。古有其人。讀書而尙友之。今有其人。景行而親炙之。

百步之外。樹正鵠而射者。識其的之有定也。五都之肆。操規矩而匠者。識其巧之有憑也。百行之中。慕聖賢而師者。識其學之有本也。水行者不可無舟楫。陸行者不可無鞭策。君子其爲人之舟楫鞭策乎。

候磚景而絲絲遞增者。人每不覺。礪品行而寸寸加益者。人亦不知。此不知不覺中。其薰陶。

默化受益良深。

君子立志必爲聖賢。居心必存寬大。行事必循規矩。出言必合理義。有不可屈撓之志。則聖賢同歸。有不可狹小之心。則胞與同量。有不可苟且之事。則措置咸宜。有不可輕易之言。則推行悉當。君子者。率馬之驥也。我伏櫪安之。乃曠然不勝其遠。夙駕而追之。則我與君子一也。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賢妻。國亂

弟子箴言

卷七 親君十

七

思良相。魏成翟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成食祿于

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謝曰。鄙人失對。願卒爲弟子。吾觀李克所稱達視其所舉。可謂得卜相之大體矣。魏成者。虛懷延攬。選任賢良。可謂得爲相之大體矣。君子盈庭。同心匡濟。千載下有餘慕焉。若居視其所親云云。則君子之所以自處。與君子之所以觀人。又

可忽乎哉。

弟子箴言

卷七 親君子

八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也。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嗚呼。孝敬慈三者。君子之大端也。曾子踐履篤實。日用動靜。無在非教。若公明宣。其真善學者與。

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其浸漬濡染有日變月化而不知其然者不可不慎也孟子幼時舍近墓嬉戲爲墓間築埋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買銜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夫居處之地見聞最親與善者居則入於善與惡者居則入於惡未有不影響相應者也故親君子者乃可以爲君子

弟子箴言

卷七 親君子

九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與河南尹李膺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當其時茅季偉之避雨危坐孟叔達之墮甑不顧皆勸令就學以成其德賈淑之洗心向善左原之犯法見斥或進之而改過自新或慰之而前言自愧雖在惡人轉爲善士實人倫之陶鑄而儕等之楷模也

許邵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立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爲郡

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灌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嗚呼！邵之賢能使人改操飾行，與服省約，豈非其自處有道而足以感人者乎？

曩時與弟達澍達灑達潛讀後漢黨錮傳。當時名士品目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稱。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

弟子箴言

卷七 親君子

十

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晫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尙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響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竊嘆諸君子抗節勵行，皆蒙黨錮。何其屯也。家大人進達源等而訓之曰：汝知諸君子之所

以成名。卽所以取禍乎。傳不云乎。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乎。况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爲之稱號。如三君八俊云云者。豈諸君子之福耶。春秋時。孔門弟子。三千七十之徒。可謂賢矣。其所遭之時。可謂艱矣。而卒未聞蒙黨人之議者。何也。有高世之節。無立異之心。有應求之情。無黨同之見。故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此聖人之教。所以垂範百世也。與。

弟子箴言

卷七

親君子

十一

小子志之

林逋在杭州。世皆以高士詩人目之。考其所著省心錄。則篤行君子也。篇首云。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之氣象。又云。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又云。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旣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不欺人。其欺我乎。其他名言至論。皆有聖賢學問工夫。非徒詩畫俊逸而已。李恭

惠公及知杭州。每訪林逋於孤山。望見林麓。卽屏導從。步入其廬。一日冒雪出郊。獨造逋清談。至暮而返。嗚呼。冒雪清談。留連永日。其所開說。啟悟無窮。若恭惠者。可不謂能親賢者乎。

嶽麓書院之東。有道鄉祠。相傳鄒道鄉先生經過。山僧列炬迎宿於此。後因立祠祀之。戊午春。侍家大人讀書嶽麓。瓣香拜焉。大人曰。先生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遇事接物。猶虛舟

弟子箴言

卷七

親君子

三

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其極諫被謫。非其罪也。至所云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慎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檢點不放過云云。此卽是君子慎獨之學。於時曙烟正裊。朝旭初升。幾杵晨鐘。發人深省。

范忠宣公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之次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相哲宗。堯夫少時。文正公門下。

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觀之徒與堯夫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堯夫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烟迹也按堯夫品行經濟有文正之風卽其帳頂烟迹豈異文正之以水沃面哉然而德器成就未必非胡瑗孫復諸君子切磋琢磨之力則文正之多延賢士可師矣

蔡齊字子思舉進士第一通判濟州日飲醇酎

弟子箴言

卷七 親君子

三

往往致醉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賈存道過濟齊館之數日存道愛齊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爲詩示齊曰聖君寵重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嗚呼存道勸人以善子思有過則改皆不愧君子矣

明道先生受學於周茂叔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後明道書窻前有草

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蓋程子受學於周子。周子得道於孔子。鳶飛魚躍。活潑潑地。此中具有會心。

朱光庭字公掞。見明道於汝州。歸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月。載釋斯言。教者暢以天機。學者會以天趣。非實在融洽親切。不能如此。

弟子箴言

卷七

親君子

四

形容

橫渠先生喜談兵。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雖愛之。而猶未以爲是也。又訪諸釋老之書。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子於京師。共語道學。先生乃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先生聰穎絕人。始而談兵。繼而釋老。其視中庸六經之書。殆未屑意也。賴有范程。

諸君子招呼接引得入賢關其所成就豈小也哉

五峰先生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南軒求見先生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峰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南軒方悟前此不見之由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受業焉南軒曰枻若非正孺幾乎迷路嗚呼世之能指迷者多矣指其迷而不悟其若之何五峰以好佛曉之正孺卽告之南軒且再謁弟子箴言

卷七 親君子

五

而受業焉何患其迷路哉

籍溪先生憲字原仲文定公之從子鄉人士子從遊日衆每教諸生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夫古人不可見矣而其懿行垂諸史冊名言著於簡編熟誦深思將浸淫澆灌變化而不自知也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李延平先生侗字愿中南劔之劔浦人少游鄉

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  
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  
鮮克知之見先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  
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語從  
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  
然可亟稱許焉先生天資英邁從羅公受業  
者且累年矣從容潛玩有會於心何患不得  
其所傳之奧耶

朱韋齋先生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

弟子箴言

卷七

觀君子

六

子輩友善疾革屬晦菴先生父事之既而稟  
學於三君子屏山嘗告之曰吾於易得入德  
之門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三字符也又學於  
李延平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釋老之  
說皆非按有宋大儒多從禪學過來至會得  
聖賢道理乃就平實便將禪學銷鑠無餘所  
謂不遠復者其殆庶幾乎

陳同父亮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嘗與晦菴先生  
書詞氣激烈晦菴答曰以兄之高明俊傑世

間榮悴得失。太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此晦菴以君子之道。責同父直諒之風。千載猶可想見。

男林翼校字

弟子箴言

卷七 親君子

七

弟子箴言卷八

益陽胡達源清甫

遠小人

聖人扶陽抑陰之道甚嚴。坤之初曰履霜。卽戒其堅冰之至。姤之初曰羸豕。卽防其躡躅之凶。可謂制之於始。慎之於微矣。而其所以決去小人而使之盡者。莫如夬卦之明且切也。夬以五陽決一陰。其勢似易。然其名義必正。故揚於王庭。其警戒必周。故孚號有厲。其自治必先。威武不尙。故告自邑。不利卽戎。此彖辭之義也。初戒其輕往。二戒其惕號。至五之夬夬。小人之道消矣。乃上六則曰无號終有凶。蓋一陰未盡。苟無呼號之備。則亂本猶在。禍患復生。漢之王允。唐之五王。豈非其明驗哉。此爻辭之義也。明乎此義。則學者之於便辟善柔。便佞豈可不遠乎。

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程傳云。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惟在平矜。

弟子箴言

卷八

遠小人

一

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張子曰。惡讀爲憎。惡之惡。遠小人不可示以惡也。惡則患及之。又焉能遠。嚴之爲言。敬小人而遠之之意也。郭氏曰。君子當遜之時。畏小人之害。志在遠之而已。遠之之道。何如不惡其人而嚴其分是也。孔子云。疾之已甚。亂也。不惡則不疾矣。諸說皆可參觀。

發蒙之道。貴在陽剛。蒙之九二。以陽剛爲內卦之主。當發蒙之任者也。其德剛明。其行果決。

弟子箴言 卷八 遠小人

二

童蒙求之。無不吉也。六四既遠於陽。所比所應。所居皆陰。此蒙之所以困也。人當童蒙之時。無不可教者。特不親陽剛之君子而近陰柔之小人。必至敗壞而不可救。故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程傳云。實。謂陽剛也。

比之六三。所居之位。陰柔而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是爲比之匪人。爻辭不言凶咎。象傳則曰。不亦傷乎。蓋傷之一字。近之在乎身心性命之微。遠之關乎天下國家之大。當其比也。不

自覺矣。及其傷也。害可勝言哉。

不善不入。君子守身之常法。不磷不緇。聖人體道之大權。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爲法。

孔子之於陽貨。辭順而禮恭。孟子之於王驩。辭嚴而禮正。先儒以孟子鋒芒發露。不及孔子之渾然。學者於此。宜致察焉。

孟子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所以閑先聖之道。而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此其功

弟子箴言

卷八 遠小人

三

不在禹下也。董仲舒之言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先儒推論其功。以爲不在孟子下。老莊之學。流弊日滋。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熾。他如神仙之荒。唐方術之悠。繆陰謀之詭。祕邪說。詖行。生民之蠹。正道之賊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

已可不慎哉。

鄉原亂德之害。在一似字。百行中幾有百似。百似中却無一。是此孔子所以深惡痛絕。而孟子直指爲邪慝也。

聞者是駕空求名之人。色取行違。虛聲假借。患在居之。不疑。鄉原是浮沉諧俗之人。同流合汙。闐然媚世。患在自以爲是。是此兩種人。胸中一定把握。不肯退悔。故終無轉機。

名者實之賓也。實至名歸。此一定之理也。乃有名者實之賓也。實至名歸。此一定之理也。乃有弟子箴言。

卷八 遠小人

四

欺世而盜名者。雖未穿窬其身。而已穿窬其心。故定其罪曰盜。彼且俯首無辭矣。

隱惡諱過。在已無傷於刻薄。在人可生其愧恥。乃有稱人之惡者。尊君親上。上下之定分。忠敬之本心。乃有居下而訕上者。此於人心。世道大有關繫。故聖人惡之。

曲意徇物。掠美市恩。可以正微生高之直。行不由徑。非公不至。可以識澹臺滅明之賢。觀人者於其細處。見其大端。

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見孟子泰山巖巖氣象  
權勢竊取妾婦順從見儀衍阿諛苟容伎倆  
犯而不校聖門惟顏子能之此是心中廣大萬  
物一體如一人之身手足爪牙之相犯何從  
計較孟子乃有三自反工夫愈修省愈虛沖  
尤見學者用力處至指之曰妄人絕之曰禽  
獸譬之蚊蟲蝨子何足與之校哉

妄人之橫逆害在一人一時禽獸奚擇又何難  
焉可以不校處士之橫議害在天下萬世率

弟子箴言

卷八

遠小人

五

獸食人人將相食不可不辯

陳仲子世家也何待延喘息於殘李哉曰辟兄  
離母焉得不如此曰仲子之兄非不友何以  
避仲子之母非不慈何以離且卽不慈不友  
亦無可逃之理廉士之稱固謬人倫之罪更  
大

夜氣之清不敵旦晝之梏一日之暴無補十日  
之寒

樂正子之從子敖以餽啜爲便孟子之責樂正

子以古道自尊。夫不衷諸道而苟便是圖者。未有不失其守者也。師弟良規。發人深省。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孟子正羿之罪。而許孺子之生。全在取友之端。與不端耳。

在溝壑而不恨。喪其首而不顧。此虞人守正之節也。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則不貫。此御者守道之心也。枉己者不能直。人可輕爲去就哉。

弟子箴言

卷八

遠小人

六

聚斂以奪民之財。則鳴鼓而攻之。爭地以傷民之命。罪豈容於死哉。故曰善戰者服上刑。富貴利達之。所以求與齊人。播間之。所以乞在人。看做兩樣。在君子則看做一樣。其情其狀。可羞可泣。却是一點不差。惟孟子禮義分明。一介不取。萬鍾弗屑。故能洞見小人五臟痛下鍼砭。學者充其羞惡之心。養其剛大之氣。則卓然有以自立矣。

筆端刻薄。豈有寬厚心腸。口中雌黃。必無遠大。

談死友之過道中葺之言此等心術試問何如  
可以諫正言以斥之不可諫掩耳而過之

言笑便作圓美態此是巧言令色言笑故作剛  
方態此是色厲內荏有識者自宜辨之

君子恥獨爲君子小人亦恥獨爲小人多方引  
誘以成人之惡爲快惟在我自主持則此輩  
無所施其伎倆

木心不正者其發矢必不直非良弓之材也金

弟子箴言

卷八 遠小人

七

質不鍊者其製器必不堅非精金之品也人  
苟心術不正其爲材也繆矣學問不深其爲  
器也淺矣

驕淫之人不可近也我雖未卽驕淫而耳目濡  
染有變易而不覺者險詐之人不可近也我  
雖未必險詐而勢利擠排有傾陷而不已者  
道義中有全交勢利中無完友質直敢言者爲  
諍友善柔順意者非良朋

鄭衛之音足以搖蕩其性情珍玩之物足以移

易其嗜好推之官室車馬衣服無不以侈肆  
貽害皆小人之蠱惑有以致之學者顧惜身  
家斷宜猛省。

言無據者不信事無證者難憑小人之言虛無  
恂恍樊豐之諧楊震指爲怨對石顯之諧蕭  
望之則曰怨望試問怨有何迹對者何言虛  
實卽可立判而乃疑其腹心之隱遽加之罪  
可乎故聽訟者無證不能以定罪聽言者無  
據不可以誣人

弟子箴言

卷八

遠小人

八

聞善則喜聞讒則怒此明斷之大用也。

有不譽之譽不毀之毀惟心如明鏡斯物無遁  
情。

有一言而貽禍百年者有一事而流毒四海者  
聽其言似乎可信卽其事亦屬可行而不知  
其害之無窮何也以一人之私壞天下之公  
也。

以私喜用人者原非舉天下之才我喜之耳不  
計人之賢否以私怒退人者亦非除天下之

害我怒之耳。不計事之安危。如此居心。豈有濟耶。

奔競之風熾。則恬退者不能望其光塵。諂諛之習行。則木訥者不能輸其誠悃。

簡默沉靜者。大用有餘。輕薄浮躁者。小用不足。以浮躁爲才。則必僨事。以沉靜爲拙。則必失人。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老泉以此定荆公罪案。李師中曰。知鄞縣王安石者。眼

弟子箴言

卷八 遠小人

九

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蘇李二公。可謂有特識矣。然其始歐陽公愛其文章。爲之延譽。文潞公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恐其不就也。安石果操何術而致此。議論奇闢。似才剛。愎自用。似果。此安石之大病也。而世不察。羣起而推獎之。無有裁抑而曲成之者。故一旦得志。變更法制。毒流四海。其禍及於靖康而未已。至此而後。指安石之奸。足以亂天下。至此而後。

信蘇李之識。足以定安石。復何益哉。易姤之初。曰繫於金柅。貞吉。嗚呼。金柅不繫。何怪羸豕之躑躅哉。

安石之奸。不獨蘇李之先識也。韓魏公知之。呂誨知之。吳奎知之。唐介孫固亦知之。此數公者。皆留意人材者也。留意人材。則不以文而行。不以辯而以心。卽安石之文與辯。究安石之行與心。無可疑矣。乃韓維者。曾爲穎邸記室。每稱揚安石。薦以自代。曾公亮者。當神

弟子箴言

卷八

遠小人

十

宗初召安石。卽對以真輔相材。此二子者。引用安石之首惡也。

新法之行。明道先生有君子小人兩分其罪之說。不可不知。當其時。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介甫性很。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旣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故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

分其罪可也。

陳忠肅公瓘字了翁。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  
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  
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  
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  
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以甘言啖公。公曰。  
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已  
也。於是攻之愈力。嗚呼。公知京之擅私逞欲。  
可謂明矣。而京且以甘言啖之。卒不能免其

弟子箴言

卷八

遠小人

七

攻擊可謂勇矣。

寇萊公準好士樂善。丁謂出其門。準爲相。謂參  
政會食都堂。羹染準鬚。謂起拂之。準正色曰。  
身爲執政。而親爲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準  
恃正直而不虞巧佞。故卒爲所陷。準嘗薦謂  
才於李沆。沆曰。願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  
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  
笑曰。他日當思吾言。則沆知人之明。過於準  
遠矣。况乎以政拂鬚之言。更有以啟其怒哉。

故處小人者當察其巧佞而不可以正直自矜。

李文靖公沆爲相。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故終真宗之世。數人皆不進用。夫浮薄者不識大體。喜事者妄爲。更張文靖之言。不刊之論也。

陳忠肅公瓘爲越州僉判。蔡卞爲帥。嘗爲瓘語。張懷素道術通神。能呼遣飛禽走獸。至言孔

弟子箴言

卷八 處小人

七

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早。漢楚成皋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瓘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卞留少俟。瓘不爲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州牧旣信重。士大夫又相諂合。下民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然。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瓘。竟以尋求無迹而止。非瓘素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

矣。夫人有定識。有定力。禍福不得淆其明。利害不能奪其守。何者。聖賢中正之道。爲之主也。若忠肅之遠懷。素庶幾近之。

或問康侯與秦檜厚善之故。朱子曰。秦嘗爲密教。翟公異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於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秦爲對。云其人類文若。又云無事不會。後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干無敢有異議。惟秦抗論以爲不可。康侯益義其所爲力。

弟子箴言

卷八

遠小人

三

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秦自虜中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還。講論國政。後來秦太橫肆。則康侯已謝世矣。按秦檜小人之尤者也。而康侯定夫留意人才。爲之賞鑒推獎。蓋其才誠有過人者。嗚呼。往古來今。未有小人而無才者也。卽一飯之頃。一事之當。其能洞悉不爽哉。康侯定夫且如此。況其下焉者乎。

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

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爲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邵子曰：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按此以小人之惡成君子之美。蓋修省至則義理日生，畏懼深則道德日進。惟君子能善用之耳。苟非玉也，豈能受其磨礪哉。

弟子箴言

卷八

遠小人

十四

朱子曰：知人雖難，亦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聖人作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推此以爲觀人之法，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高山大川，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其依阿泆忍，回互隱伏，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旣定於內，則言談舉止，亦時露之。而况

事業文章。尤粲然可見。小人雖難知。亦豈得而逃哉。夫以小人爲可近者。大都無知人之明者也。邪正混淆。是非錯亂。不以小人爲非。且以小人爲是。陷溺旣久。日趨汙下。雖欲遠之。不可得矣。故朱子知人之說。所宜急講焉。

男林翼校字

弟子箴言

卷八 遠小人

七

